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七十五回 盤錦囊忽見廬山面目 定樂府拓開平日心胸

玉麟、飛娘有何要事？原來玉麟有女紅瑤，除頭面手足外，渾身俱是硃砂斑點，年方二八，尚未字人。素臣說出老人領進閣上一事，玉麟認是天緣，兼貪聽素臣議論，欲將紅瑤為素臣之妾，故請飛娘進去，與洪氏商量。洪氏不肯。飛娘苦口撮合說：「素臣是從古至今第一人物，姪女若得做他姬妾，比做富貴人正妻，高著百倍；況有此奇夢，可見是天數了！斷該允從！」洪氏心被說活，遂設計將小巷用板隔載，扯去扶梯，放下蓋板，若果上得閣來，待妾身親見一面，以定主意。故玉麟、飛娘兩人，領素臣上閣，及洪氏出見，似有不願之意。兩人出去坐席，復聽著《壽夢》、《蔡邕》兩回快論，愈加傾倒，遂打個照會，便告罪進來。一路玉麟與飛娘商議道：「如今要強逼你嫂子的了！這種議論，得聽一日，便勝活一生，豈可愛惜體面，輕生錯過？」飛娘道：「是他親生女兒，不是硬做的事；他又不是糊塗人，包管在妹子身上，勸化轉來！」於是，同進上房，洪氏先開口道：「相公與姑娘說的文爺，就是天人一般，妾身也心活了。但年紀既不相當，那一個金黃面孔，又生得怕人，又已有一妻三妾；我女兒點點年紀，恁般相貌，怕沒有王孫公子作配，去做那低三下四的人！這段姻緣，只索休提的了！」飛娘道：「關帝、趙匡胤，不是赤面？張飛、尉遲敬德，不是黑面？只看三日下來，就看熟了。文爺這金黃臉，奴越看越愛；只將來配成了紅須客，那一嘴紅毛，才是怕人哩！」玉麟、洪氏及姨娘、丫鬟們，俱不覺失笑。飛娘道：「文爺比姪女，大不過十年。劉先生講的晉公子重耳故事，那齊姜、季隗，不比重耳小了幾十歲嗎？晉重耳一個亡人，齊桓公現做盟主，尚且肯把女兒給他做妾，秦穆公還把宗女十人去伏侍他，怎講得低三下四？姪女這樣聰明，恁般相貌，若嫁了一個庸俗之人，豈不可惜？王孫公子，十個內有七八個癡愚庸蠢，卻專會寵妾滅妻；文爺這樣人，自沒有偏心的事，雖是做妾，不比做庸俗人的正妻，勝了百倍！況且姪女賢達，最喜講究古事，兩先生上堂講論，他必到閣上來聽，聽著好的，便整日的快活；若配了文爺，豈不快活一世？不瞞嫂子說，方才又聽文爺講《壽夢》、《蔡邕》兩回，奴和大哥的心花，朵朵開放；兩先生都汗流浹背，伏地再拜，把曲本都收過了，要求文爺刪定，才敢演唱。這種奇人，豈可當面錯過？嫂子須要三思！」洪氏沉吟道：「這會子又被姑娘說動了！也罷，去叫那小廝來，問一問他家裡的事情，再作計較。」因把錦囊叫來。洪氏道：「怎這樣一個晦氣色臉兒，又是怕人的？」因盤問道：「你叫文爺是老爺，是相公？你是他家世代的小廝，還是買的，僱的？文爺家裡有多少人口？有多少田房？你可細細說來，便重重賞你，卻不可扯謊。」

飛娘拔劍出鞘，喝道：「但扯一句謊，便割你那顆小頭下來！」

錦囊道：「大姑娘不要嚇唬小的，小的從不會扯謊！小的先叫姑爺，後叫相公；家裡丫鬟們，有叫爺的，有叫相公的。」飛娘道：「這就胡說了！」錦囊道：「大姑娘你待小的說，小的是湖廣任老爺家的小廝，任老爺在豐城做知縣，把大小姐嫁來，小的不是叫姑爺嗎？後來任老爺升進京去，把小的送與姑爺，才依著家中小廝、丫鬟，改口叫了相公。丫鬟們有在山東、北京來的，叫慣了爺，便都叫著爺，不叫相公。」洪氏道：「你家大小姐，自然是你相公的正妻了，今年多少年紀？任老爺在京，現做何官？」錦囊道：「任老爺現做御史；大小姐是相公第三房姨娘，今年十九歲了。」洪氏道：「這是扯謊了！做知縣御史的人，肯把女兒給人做小？可是親生的呢？」錦囊道：「任老爺無子，只親生兩位小姐；這大小姐是第一鍾愛的，好容易得配我家相公做妾，求張良，拜韓信，不知費了多少氣力哩！莫說知縣御史，我家第二位姨娘，不是大理寺正卿未老爺家二小姐嗎？他家大小姐，也想嫁與相公做小，相公決意不從，才嫁與新科翰林東方老爺的。」洪氏道：「你相公有一位姑娘，三位姨娘，那姑娘和大姨娘，又是什麼大來頭呢？」錦囊道：「姑娘是河南田翰林家小姐；大姨娘是當今太子打發太監宮女送到任老爺衙裡，轉送與相公的。」

洪氏道：「我問你相公有多少田房，你不說起，想是窮的了？」錦囊道：「相公原住在吳江，不知有多少田房。到豐城來，住的莊子，是東方老爺家的；吃的米糧，是未家大小姐的，並沒田房。卻再不會窮，相公有一百萬藏銀，藏的不貪洞內。去年七月裡，豐城發了大風，合縣被災，相公托東方太爺買了木頭，替災民收了屍骨，搭蓋房屋，又各處設廠賑濟，陸續用去一二十萬，現在只有七八十萬了。」

飛娘大喝道：「這是扯謊，要割頭了！這樣一件大功德事，你相公怎沒提著一字？」錦囊道：「相公在家，通是瞞著人的，肯告訴大姑娘？百姓們都感激的東方太爺，各處要造生祠，家家設著長生牌位，上司要拜本題奏，那個知道是相公銀子？小的在家，敢說出一個字兒嗎？不是大姑娘說要割頭，小的也不敢說！」飛娘吐舌道：「哥嫂，你只看這一件，文爺的心腸，不就和天老子一般的嗎？」玉麟道：「不必問他了，俺們就定了主意罷。」洪氏道：「主意是定了的；再問問他，不怕折掉了什麼？」飛娘道：「該問，該問，咱這會子心花又開放起來了！洪氏道：「你相公還有老太爺，老太太沒有？老太爺可曾做過官？」錦囊道：「老太爺做過廣東學道，早就死了；只有了太太在家。」洪氏道：「太太和娘娘做人何如？娘娘與姨娘們，可常和好？可常有和氣的事？」錦囊笑起來道：「怎好好的人家，和起氣來？我家太太是聖人，娘娘是大賢人，娘娘和姨娘們，就是四個嫡親姊妹，也沒這般相好。合家都被太太感化了，丫鬟們像嫡親姊妹，小廝們像嫡親兄弟，從沒有傷情和氣的事，何況上人？」

這幾句話，把三人都說呆了。飛娘道：「咱悔死了，像咱原要做文爺的妾，被文爺幾句話就說退了！這樣人家，休說做小，就做他一世的老丫鬟，也是情願！」錦囊道：「可又來！現在秋香、紫函、冰弦、晴霞、生勝、小躉這些丫鬟，那一個肯離著太太嫁出去的？秋香還說著癡話，就是當今皇帝封他做公主，要他去招附馬，也寧死不去，要伏侍太太一生一世哩！」飛娘道：「你家太太怎樣賢德，就把丫鬟們買服，都不肯嫁出去呢？」錦囊道：「太太的賢德，小的也沒處說起，也說不出來，總是信佛的就說是活佛，信道的就說是太上老君，小的一家都不信邪，只信的孔聖人，就說是孔聖人了。見了太太的面，聽著太太的話，昏鄧的就發起亮來，凶狠的就現出良心來，暴躁的就溫存起來，輕狂的就莊重起來，尖巧的就忠厚起來，軟濃的就撐達起來，喜的就心窩裡怪癢起來，苦的就鼻涕眼淚一齊都滾出來。」飛娘道：「大哥，這小廝還說不出那太太的好處嗎？有那太太，才生出文爺，咱們聽著文爺議論，不是和這小廝說話一般的嗎？」玉麟道：「俺若變得轉女身，也情願嫁給文爺做妾去，聽那太太的言語。」洪氏道：「你家丫鬟的相貌，比房裡幾個丫鬟何如？」錦囊把房裡五六個丫鬟看了一眼道：「這裡姐姐們雖有標緻的，卻只比得上秋香一個！」飛娘道：「好可惡！敢只有你家的丫鬟標緻！嫂子，你叫天絲來。」

洪氏果真把一個十四五歲的丫鬟叫來道：「你看，這個比得上比不上？」錦囊道：「這位姐姐，比得上玉觀音、賽觀音、生勝、小躉，還比不上紫函、冰弦、晴霞三個。」玉麟道：「怎你家也有什麼玉觀音、賽觀音。你方才說的丫鬟，並沒這兩人名字。」錦囊道：「玉觀音、賽觀音不是丫鬟，是相公戰陣上擒來，配給奚囊、容兒兩個小廝的。」玉麟道：「那玉觀音、賽觀音，莫非是西天元武吳天的妹子嗎？」錦囊道：「一些不錯，正是他姊妹兩個，相公在山東路上捉來的。」玉麟道：「玉觀音姊妹，那年在秦安州打擂台，俺曾見來。這小廝卻不扯謊。那相貌和天絲不相上下，原來卻在你家。」洪氏道：「據你說，你家丫鬟以紫函、冰弦、晴霞為上等，怎你家相公不收他做妾呢？」錦囊道：「我家相公可是容易收妾的？未家大小姐天資國色，與三位姨娘一樣的相貌，相公還不肯收；相公若容易收妾，少也有幾十位姨娘了，怎得至今還只有三位姨娘呢？」洪氏道：「原來你家三位姨娘都是絕色，丫鬟僕婦又個個齊整。你家有幾個家人小廝，可都標緻呢？」錦囊道：「小的家除老家人文伯伯外，只有三個小廝。那奚囊相貌雖然標緻，還像個男人。那容兒就活是個美女，比這位姐姐還嬌嫩哩！」洪氏道：「你家男男女女，個個標緻，怎獨你相公一個金黃面孔，和你這晦氣色臉兒，看著怕人？就可見你的話有些扯謊了！」錦囊道：「小的不敢扯謊，只是不敢實說。」飛娘提起寶劍，大喝道：「好個不怕死的刁頭，且割你這腦袋下來，哄咱聽了半日的瞎話！」玉麟、洪氏亦俱變色。錦囊著慌急辯道：「小的沒說得明白，大姑娘且息怒。小的半日說的，一句一字，都是實話；只太太問的臉色，怕相公要打，不敢實說。」飛娘道：「快快說罷，不實說，便斫下頭了！」錦囊道：「相公是雪白的白臉，就和羊脂白玉一般；小的也不是這晦氣色臉兒，也是白的，都是用

藥搽的。」飛娘收劍，吩咐天絲取水，把巾蘸濕，親手指抹，重複掣出劍來。錦囊沒口子喊道：「這藥是越洗越牢的，只把清油合鹼水來擦，就擦掉了；但怕相公要打。」飛娘道：「不妨，有咱在此。」忙叫人去向作房內，取到清油鹼水，錦囊把手盛著些，望面上亂擦，早現出依稀白臉。玉麟撫掌大笑道：「如此，文爺是羊脂玉一般的白面了！」飛娘然後把劍插入鞘中。覆命天絲取過水盆肥皂，叫錦囊擦洗。錦囊以油鹼淨藥，以皂淨油，擦洗乾淨。

眾人看去，果是一個嫩白臉兒，目秀眉清，果然可愛。洪氏歡天喜地，吩咐錦囊出去，明日領賞。飛娘道：「咱出去，先把文爺的真面開了出來再處。」玉麟道：「據錦囊說，文爺是不容易收妾的；倘有變頭，卻怎麼處？」飛娘道：「他一口承認的，諒沒變頭。大哥若嫌不穩，只須如此如此，便再沒變頭了。」玉麟道：「竟是如此，方沒變頭。」取過曆日一看道：「偏是明日不將吉日，卻是晦日，除了這日，又直到月半，外邊怎麼處呢？」飛娘道：「婚姻只要不將，若晦日不利，便不該刻這不將兩字了。竟是明日罷。」玉麟、洪氏俱各依允，忙忙的準備去了。飛娘叫丫鬟備了油鹼、清水，走出外邊，喊說：「文爺好人，怎不把本來面目與咱們看？油鹼在此，可快快的擦洗出來。」戴、劉諸人俱駭然道：「文兄尊面，竟是假的不成？」素臣把易容之故說知。以神道：「在那裡怕誰人認識？將來過海去，一發不妨，且到回來再處。」素臣一面擦洗，一面問識破之故。飛娘道：「是你家錦囊說的。」錦囊躲在窗外，只待要哭。飛娘道：「若不是奴拔出寶劍，要割他的小頭，他可也肯說嗎？」錦囊才略放心。素臣擦去藥物，除巾盥沐。飛娘一眼瞧見那根白玉如意，忙拔在手。素臣盥洗畢，眾人看去，面如冠玉，丰神奕奕，無不驚愛。素臣戴巾時，摸著髮髻，失驚道：「怎沒了一根如意？」飛娘笑道：「是奴拿在此，要比一枝玉簪。」素臣道：「這是東宮所賜，物輕人重，定要見還。」飛娘道：「更好，一定還你，但請放心！」隨即遞給丫鬟說：「交與太太收好，待咱進來比對。」丫鬟進去，誇說：「素臣就如梓潼帝君一般，大姑娘在文爺髻上，拔下這根如意，太太只看這如意，就知道文爺的面色了。」洪氏接過一看，吃驚道：「怎玉精好到恁般地位？不信文爺的面色，也是如此。」歡天喜地的，遞與玉麟及各位姨娘傳看，歎玩不已。玉麟忙趕出來，定睛一看，掀髯大喜道：「今日才見廬山真面目也！」丫鬟們擺上小案，玉麟、飛娘移坐素臣席旁。看那定的女戲目，是《王昭君笑看青塚》、《蔡文姬愁訴琵琶》、《王皇后掌貓誅牝鼠》、《戚夫人司虎食婁豬》、《創墳惡賊假遊仙》、《鑽穴頑徒真搗鬼》六回。飛娘道：「女戲甚多，怎只訂這幾回？」素臣道：「兩先生之樂府，須與常人不同，必別具眼目，翻落前人窠臼，方足傳世，如此《昭君》、《文姬》、《創墳》、《鑽穴》四回是也。若《王皇后》、《戚夫人》，已不過為痛快人心之計；然因此二人淫惡異常，借以示儆，舉一例餘。且王皇后有世為貓鼠之言，戚夫人有人彘之慘，借此作一波趣，亦覺生新。若件件如此翻局，便自成窠臼矣，故一概從刪。」飛娘道：「《楊玉環陰司惡報》，是翻去《長恨歌》窠臼的，怎也刪去？這等淫亂婦人，還是蓬萊宮中的仙子麼？」素臣道：「《長恨歌》原是詩人諷辭，並非說他是蓬萊仙子；後人讀這詩的，也並沒認他是蓬萊仙子。我們轉認真去翻駁起來，不反被前人笑了去嗎？」飛娘然後折報。天色已暗，點上畫燭，玉麟、飛娘復看男戲目，只剩下《郭巨埋兒遭疾》、《樂羊咬子亡身》、《三教堂雷神劈主》、《五通廟火德驅邪》、《施全生啖秦檜》、《鄭俠碎副荊公》六回，因復求教。素臣道：「晁錯雖冤，而置身局外，即非能任事之人。伍員仇其君，至破其國，鞭其墓，並且班處君臣之宮，慘毒極矣！『屬鏹』之劍，不可謂非天道，豈能即提此劍以定三吳耶？」因在樂府中揭出一紙道：「此弟過昭關時所作，承戴、劉二兄俱以為可；請看此詩，即知刪此回之意。」玉麟、飛娘接過同看，只見上寫著：萬壑蟠羊腸，一步一逼仄；截然兩山開，大哉五丁力！突兀峙雄關，崔嵬阻飛翼；伍員載囊中，曾從此突出。未出尚楚通，既出即楚賊；鞭墓忍已甚，班宮毒何極！固絕君臣倫，亦羞父兄德；夫差賜『屬鏹』，天意故不忒。吁嗟稽侍中，矯枉而過直；都忘《廣陵散》，濺衣空血色。延陵有季札，終身不入國；臣子兩無愧，引為二君式。

飛娘道：「子胥為父報仇，其心可原；文爺說『屬鏹』是天意，未免傷孝子之心！其中緣故，還要求教。」素臣道：「子胥報仇，只合報費無極，不合報平王；若是君枉殺臣，定要報仇，為君者苟非聖明王，無不受鞭墓破國之禍矣！有是理乎？況班處君臣之宮，淫毒尤極，傷害天理，滅絕人倫，真可謂喪心病狂，神人共憤者矣！『屬鏹』之劍，在夫差為失刑，在天道豈得謂僭差也？」

飛娘與玉麟，俱恍然大悟，贊歎不已。玉麟復問：「將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；這《樂毅》、《岳飛》兩回，何以刪去？」素臣道：「君命不受之說，在七國時，尚行得去。至南宋時，則萬萬不能行了。七國時雖尚可行，但驅回騎劫之後，燕王之疑忌愈甚，非聲罪致討，即據險設防；莒、即墨之人，知有此變，必百倍死守；士卒懼得罪燕王，戮其父母妻子，必皆叛散；此時跋前後，必至身名俱喪，何若潔身而去者之為得乎？至岳忠武侯，以忠義感士卒，故能制勝；若抗違王命，則士卒解體矣，豈能直抵黃龍府耶？且果繳轉金牌，則秦檜必命一二十大將，如韓世忠、張俊、劉光世輩，以詔書收之，忠武能不受命乎？抑與抗拒乎？此時跋之狀，必較樂毅更甚，束身司敗，徒受惡名，天下後世並無有憐其冤而痛惜之者，忠武雖忠，斷不出此也！」玉麟、飛娘俱各贊服。素臣復論其餘數目道：「管仲設女閭三百，貽禍後世，誠足受為娼之報。但彼時淫風流行，如魯文姜、衛宣姜輩，為諸侯夫人，且宣淫無忌，在位之臣，相竊妻妾，溱、洧、桑、濮之民，以淫奔為常事，廉恥道喪，已非一日；以致管仲把女閭之事，都看做平常。謀大功者，不恤小過，故毅然為之；而不知其流毒至此也！管仲一匡九合，攘外安內，其功甚大；尚宜諒其心，重其仁，而姑免之。若《司馬公》與《習鑿齒》兩回，其說甚長，改日當細細剖析。至郭汾陽不究發塚之盜，則別有苦心。彼時汾陽以一身係天下之安危，而發塚之朝恩，即可制汾陽之生死。一身之生死不足計，天下之安危深足慮，故惟引罪自責，不敢求究。與廣置姬妾，洞開府門，寢室內俱任將士出入，並承值姬妾盥沐之事，一樣苦心。卒使奸人無間可入，無響可乘。回紇之變，雖兵柄已解，無可拒守，而以隻身入虎狼之中，戡定大難，使唐室不至復覆寶廣德之禍，皆其堅忍苦心所致；真千鈞之一縷，而未可指為全璧之微瑕也！東坡怕死，居易苦選，雖屬定論，而其事甚銳，知之者多，故並去之。白兒，熊姊，以為何如？」飛娘道：「總是文爺的議論，沒一句不叫人歡喜贊歎，令人眼明耳亮，心花開放，筋節爽利的罷了。」玉麟道：「古人云：『撥雲霧而見青天。』俺們從前只見雲霧，不見青天，後被兩先生指示，略見些天光；如今竟露出成片的青天來了！若得常聽文爺講論，怕不浮雲推盡，把三百六十度湛湛青天，一齊全見嗎？」戴、劉、方三人俱道：「從今日起，日夜講究，不可蹉蛇片刻才是。」飛娘道：「太趕緊了，怕文爺著勞；此時已將及二更，該請安置，明日再行求教。」玉麟便吩咐丫鬟，執燈引導，命鬆紋等三個童子，伏侍歲寒三友，進石交書室去。

有信、以神覺有緣故，也就起身。惟戴、劉二人好生不然，勉強同進書室。玉麟把鬆榻移至中間，請素臣宿歇。素臣不肯。戴、劉二人道：「這是前定之數，不必推辭。」眾人亦俱附和。素臣無奈依從。玉麟等叫過安置出來，才把結婚之事，與有信、以神說知。二人大喜道：「將來成了親戚，咱們正有得聽哩，何爭這早晚時刻。」

飛娘進去，問洪氏討出如意，就簪在紅瑤髻上說：「這才是真于闐玉，是東宮太子親賜，奴拿來給姪女作定，這采頭不好麼？」紅瑤漲紅了臉，要取下來。洪氏道：「休孩子氣，明日就是夫妻了！我便想沒一件定物，不成道理，恰好姑娘送這如意進來，事事如意，這采頭極好！又是上等寶玉，又是東宮所賜，比千金聘禮不強遠麼？你戴好了，休叫掉下來，不是當頭的！」紅瑤才縮住手，面面相覷的走進裡房去了。飛娘與玉麟、洪氏又商議一會，各自安寢。

次日起來，吃過茶點，便就開戲，先演《郭巨》、《樂羊》二回，次演《施全》、《鄭俠》二回。素臣道：「埋兒恐妨母養，豈不是孝？但父子天性，當委曲求全，如斷不能，亦當或繼或賣，全其命；即至無可繼賣，萬不得已，亦寧棄諸道路，以冀有憐而救之者；何至活埋於土，以絕其萬一之生乎；然究不失為愚孝，較奪父母之膳，以養其子者，天淵矣！此回本欲刪去，因其列於『二十四孝』中，恐愚人無知，傷父子之性，傳不孝之名，故把遭疾一折，改作得有心疾，不作遭疾而亡，以調停之。至樂羊咬子，則滅情甚矣！郭巨不埋兒，或妨養母之孝；樂羊不啖子，不礙事君之忠。獸相食，且人惡之，況人相食乎？人不可相食，況可自食其子乎？『忠孝慈』三字，有異名，無異情；從古無不孝父之忠臣，亦無不慈子之忠臣。以不慈為忠，其忠也，非偽即矯耳；

虎豹尚不食兒，而樂羊忍於啖子，其性與人殊，幾與吳起之殺妻求將，易牙之烹子食君者，同一肺腸，宜終為其君之所疑也！三教堂不知始自何年，邪正不分，聖狂並列，可惡可笑！辟去佛、老二主，弟之素志也。五通妖孽，由於太祖，彼恃有敕封，故敢肆其淫惡，惟江、浙為尤甚。弟在家時，遇有此廟，必禡其像。

《驅邪》一出，實為暢心，但不知何時能見諸實事耳！秦檜之罪，擢髮難數；誠被施全刺死，而生啖其肉，何快如之？但秦檜之惡，路人皆知；至安石則以詩書文其奸，無人識之，每為所欺。或謂其不過堅僻自用，或謂其誤於惠卿等小人，不知其奸惡險毒，無所不至也！『天變不足畏，人言不足恤，祖宗成法不足守』；從古奸臣所不敢出之於口者，彼俱肆然言之，毫無忌憚！新學字說，逼協天下，欲使舉朝皆其私人；一逆其意，即累朝顧命，當世名賢，平日所敬信畏服，感恩戴德之人，必加誅逐；一順其意，即貪夫敗類，平日所羞鄙賤惡之人，必加升擢。新法既行，生民水火，毒四海，人盡倒懸，祖宗寬厚之法，仁愛之意，蕩然無存！北宋之亡，全由安石；蔡京等不過守其法，揚其波，遂至潰決而不可挽耳！鄭俠以小官不顧私恩，因是繪圖，痛哭入告，如去安石，十日不雨，即斬臣首。神宗悔泣，寢不能寐。新法甫停，澍雨立應，朝野相慶，如獲更生！今即以為刑官，而碎副之，千古快心之事，蓋莫有過於此者矣！」

飛娘道：「奴向來也只認王安石是拗相公，迂儒誤國罷了！那知他竟是奇奸極惡的人！」玉麟道：「不是文爺說破，如何知道？還只認兩先生失入了他的罪名哩！」講畢，用飯，即演女戲；《王皇后》一回，第一出《殺女》，是武後自殺其女，誣賴皇后。第二出《弒後》，是武後鳩殺王皇后。第三出《封掌》，是上帝封王皇后為禁夜夫人，專司貓獸，以捕孽鼠。第四出《誅鼠》，是武後正與張昌宗等淫畢倦臥，王皇后命神貓扼其吭，斷其頸，拘其魂勘問，罰其世作牝鼠，供貓之食。《戚夫人》一回，第一出《逼奸》，是呂后逼令戚夫人與審食其通姦不從，結怨。第二出《人屍》，是斷戚夫人手足。

第三出《司虎》，是上帝封戚夫人為司虎之神。第四出《復仇》，是呂后正與審食其在御花園中，白晝宣淫，戚夫人命神虎一口雙銜了來，百般拷打，也斲去手足，命虎食之；並罰世作婁豬，以供虎食。素臣道：「此兩回無庸講解，不過為不平之鳴耳！」玉麟與飛娘因有正事，吃完飯，俱告便進去。優童復演《昭君》、《文姬》、《創墳》、《鑽穴》四回。演過《文姬》，已是晌午，小廝來請洗澡。有信、以神便止住做戲，請素臣去洗。素臣因明日是朔日，正想洗澡，與戴、劉諸人讓了一讓，就隨小廝進去。鬆紋伏侍著，洗畢起來，只見巾幘衣褲靴襪，另換一新，也不是算命的行頭了；再找那纏袋時，亦並不見。素臣因素娥吃了補天丸，幾乎病死；怕是飛娘拿去，弄出事來，心下好生著急！正是：

澡室忽更新故服，陽台空兩雲魂。

總評：

玉麟道：「這種議論，得聽一日，使勝活一生。」遂不顧臉面，而甘以女為之妾。固是極寫玉麟之性耽聽講，亦作者自贊其議論之高妙，無以復加也。可謂言有大而非誇。

飛娘雲：「王孫公子，十個內七八個癡愚庸蠢，卻專事寵妾滅妻。」旨哉言乎！擇婿者可以知所鑒矣！

錦囊形容水夫人，能令玉麟發怒，變女為男，作妾以聽其言語。真詞令妙品，滿舌生花者。

錦囊雲：「不敢扯謊」，答洪氏「有些扯謊」之詰也。云「不敢實說」，答洪氏之疑臉色也。兩句各開，而牽連說下，遂合成一句，且有「只是」二字貫之，無怪飛娘之提劍、玉麟、洪氏之變色也。如青天白日，忽而風亂雲奔，雷轟電閃；順流揚帆，忽而沙風濤擊，桅折檣傾，令人心驚目儻，的是奇文！

照關一詩，似乎刻責前賢，實則至正至平之論。素臣雲：「君枉殺臣，若應報仇，無不受鞭墓破國之禍」，即起子胥於九泉而問之，其何以辯？況有班固一事，淫酷無甚乎？然非作者揭出，千載夢夢，正未有一人得醒也。篇末牽出嵇紹，劈真反對，而以季札正之。作者胸中自具爐錘，一切雜霸英豪，俱向此中重鑄一火，不亦快哉！